

種百一事故

鴛鴦樓

上海大眾書局印行



25
17

65

857.61
119.13
163



3 0528 0871 8

鴛鴦樓

却說武松把蔣門神打翻，趕出境去，施恩重霸得快活林。



『奉都監相公鈞旨，聞知武都頭是個好男子，特地差我們將馬

鸞
鴛
樓

陰迅速，早過了一月之上，已及新秋。一日施恩正和武松在店裏閒坐說話，論些拳棒鎗法。只見店門前兩三個軍漢，牽着一匹馬，來店裏尋問主人道：『那個是打虎的武都頭？』施恩却認得是孟州守禦兵都監張蒙方衙內親隨人。施恩便向前問道：『你們尋武都頭則甚？』那軍漢說道：



808394

來接他。相公有鈞帖在此。」

施恩看了，尋思道：「這張都監是我父親的上司官，屬他調遣。今者武松又是配來的囚徒，亦屬他管下，只得教他去。」施恩便對武松道：「兄長，這幾位弟兄，是張都監相公處差來接你。他既着人接你去，哥哥心中如何？」武松是個剛直的人，不知委曲，便道：「他既是接我，只得走一遭，看他有甚話說。」隨即換了衣裳巾幘，帶了個小伴當，上了馬，一同衆人，投孟州城裏來。到得張都監宅前，下了馬，跟着那軍漢，直到廳前，參見張都監。

那張蒙方在廳上，見了武松來，大喜道：「教進前來相見。」武松到廳下，拜了張都監，叉手立在側邊。張都監便對武松道：「我聞知你是個大丈夫，男子漢，英雄無敵，敢與人同死同生。我帳

前現缺恁地一個人，不知你肯與我做親隨體己人麼？」武松跪下稱謝道：「小人是個牢城營裏囚徒。若蒙恩相擡舉，小人當執鞭隨鐙，服侍恩相。」張都監大喜，就請武松喫酒，使武松喫得大醉，便在廳前廊下，收拾一間耳房與武松安歇。次日又差人去施恩處，取了行李來，只在張都監家宿歇。早晚都監相公不住地喚武松進後堂與酒與食，放他穿房入戶，當做親人一般看待；又叫裁縫，與武松徹裏徹外做秋衣。

武松見了，也自歡喜；心裏尋思道：「難得這個都監相公，一力要擡舉我！自從到這裏住了，寸步不離，又沒工夫去快活林與施恩說話。雖是他頻頻使人來看我，多管是不能夠入宅裏來……」武松自從在張都監宅裏，相公見愛；但是人有些公事來

央浼他的，武松對都監相公說了，無有不依。外人俱送些金銀，財帛，綬匹……等件。武松買個柳藤箱子，把這送的東西，都鎖在裏面，不在話下。

時光迅速，却早又是八月中秋。張都監向後堂深處鴛鴦樓下，安排筵宴，慶賞中秋，叫喚武松到裏面飲酒。武松見夫人宅眷，都在席上，吃了一杯，便待轉身出來。張都監喚住武松問道：『你那裏去？』武松答道：『恩相在上，夫人宅眷在此飲宴，小人理合迴避。』張都監大笑道：『差了；我敬你是個義士，特地請你來在一處飲酒，如自家一般，何故卻要迴避？』便教坐了。武松道：『小人是個囚徒，如何敢與恩相坐地。』張都監道：『義士，你如何見外？此間又無外人，便坐不妨。』武松三回五次，謙讓告辭。張都監

那裏肯依，定要武松一起坐地。武松只得唱個無禮喏，遠遠地斜着身坐下。

張都監着丫環養娘相勸，一杯兩盞。看看飲過五七杯酒，張都監叫擡上果桌飲酒，又進了一些食品；次說些閒話，問了些鎗法。張都監道：『大丈夫飲酒，何用小杯？』叫：『取大銀杯來斟酒與義士吃。』接連的勸了武松幾杯。看看月明光彩，照入東窗。武松吃得半醉，却都忘了禮數，只顧痛飲。張都監叫喚一個心愛的養娘，叫做玉蘭，出來唱曲。張都監指着玉蘭道：『這裏並無外人，只有我心腹之人武都頭在此。你可唱個中秋對月時景的曲兒，教我們聽着。』

玉蘭執着象板，向前各道個萬福，頓開喉嚨，唱了一曲歌！

這玉蘭唱罷，放下象板，又各道了一個萬福，立在一邊。張都監又道：『玉蘭，你可把一巡酒。』這玉蘭應了，便拿了一副勸盤，丫嬛斟酒，先遞了相公，次勸了夫人，第三便勸武松飲酒。張都監叫斟滿着。武松那裏敢擡頭，起身遠遠地接過酒來，唱了相公夫人兩個大喏，拿起酒來，一飲而盡，便還了盞子。

張都監指着玉蘭，對武松道：『此女頗有些聰明，不惟善知音律，亦且極能鍼指。如你不嫌低微，數日之間，擇了良辰，將來與你做個妻室。』武松起身再拜道：『量小人何者之人，怎敢望恩相宅眷爲妻。枉自折武松的草料！』張都監笑道：『我既出了此言，必要與你。你休推故阻我，必不負約。』

當時一連又飲了十數杯酒。約莫酒湧上來，恐怕失了禮節，

便起身拜謝了相公夫人，出到前廳廊下房門前，開了門，覺道酒食在腹，未能便睡，去房裏脫了衣裳，除了巾幘，拿條哨棒來庭心裏，月明下，使幾回棒，打了幾個輪頭，仰面看天時，約莫三更時分。

武松進到房裏，却待脫衣去睡，只聽得後堂裏，一片聲叫起有賊來。武松聽得道：『都監相公如此愛我，他後堂內裏有賊，我如何不去救護？』武松獻勤，提了一條哨棒，逕搶入後堂裏來，只見那個唱的玉蘭，慌慌張張走出來，指道：『一個賊奔入後花園裏去了！』武松聽得這話，提着哨棒，大踏步直趕入花園裏去尋時，一週遭不見。復翻身奔出，不隄防黑影裏，撇出一條板凳，把武松一交絆翻，走出七八個軍漢，叫一聲『捉賊！』就地下把武松一條麻索綁了。武松急叫道：『是我！』那衆軍漢那裏容他。

分說。

只見堂裏燈燭熒煌，張都監坐在廳上，一片聲叫道：『拿賊來！』衆軍漢把武松一步一棍，打到廳前。武松叫道：『我不是賊，是武松！』張都監看了大怒，反了面皮，喝罵道：『你這個賊配軍，本是賊眉賊眼，賊心賊肝的人！我倒擡舉你一力成人，不曾虧負了你半點兒，却纔教你一處吃酒，同席坐地，我指望要擡舉與你做官，你如何却做這等的勾當？』

武松大叫道：『相公，非干我事！我來捉賊，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賊？』武松是個頂天立地的好漢，不做這般的事！張都監喝道：『你這廝休賴！且把他押去他房裏，搜看有無贓物！』衆軍漢把武松押着，巡到他房裏，打開他那柳藤箱子看時，上面都是些衣

服，下面却是些銀酒器皿，約有一二百兩贓物。武松見了，也自目瞪口呆，只叫得屈。

衆軍漢把箱子擡出廳前，張都監看了大罵道：『賊配軍！如此無禮！贓物正在你箱子裏搜出來，如何賴得過！常言道：「衆生好度人難度！」原來你這廝外貌像人，倒有這等禽心獸肝！既然贓證明白，沒話說了！——連夜便把贓物封了，且叫送去機密房裏監收。——』天明却和這廝說話。『武松大叫冤屈，那裏肯容他分說，衆軍漢扛了贓物，將武松送到機密房裏收管了。張都監連夜使人去對知府說了，押司孔目，上下都使用了錢。

次日天明，知府方纔坐廳，左右緝捕觀察，把武松押至當廳，贓物都扛在廳上。張都監家心腹人，拿着張都監被盜的文書，呈

上知府看了。那知府喝令左右把武松一索捆翻。牢子節級將一束審案刑具放在面前。武松却待開口分說，知府喝道：『這廝原是遠流配軍，如何不做賊！一定是一時見財起意！既是賊證明白，休聽這廝胡說，只顧與我加力打！』那牢子獄卒拿起批頭竹片，雨點的打下來。武松情知不是話頭，只得屈招做『本月十五日，一時見本官衙內許多銀酒器皿，因而起意，至夜乘勢竊取入己。』與了招狀。知府道：『這廝正是見財起意，不必說了。且取枷來釘了監下。』牢子將長枷把武松枷了，押下死囚牢裏監禁了。

武松下到大牢裏，尋想道：『叵耐張都監那廝，安排這般圈套坑陷我！我若能夠掙得性命出去時，却又理會！』

却說施恩已有人前去報知此事，慌忙入城來和父親商議。

老管營說道：『眼見得是張團練替蔣門神的報仇，買囑張都監，却設出這條計策陷害武松。必然是他着人去上下都使了錢，受了人情賄賂，衆人以此不繇他分說，必然要害他性命。我如今尋思起來，他判不了死罪。只是買求兩院押牢節級便好，可以存他性命。出外却又別作商議。』施恩道：『現今當牢節級姓康的，和孩兒最是交好。只得去求洵他如何？』老管營道：『他是爲你吃官司，你不去救他，更待何時？』

施恩拿了一二百兩銀子，逕投康節級，却在牢未回。施恩叫他家的人去牢裏說知。不多時，康節級歸來，與施恩相見。施恩把上件事，一一告訴了一遍。康節級答道：『不瞞兄長說：此一件事，皆是張都監和張團練兩個，同姓結義做兄弟。現今蔣門神躲在

張團練家裏，却央張團練買囑這張都監，商量設出這條計策。一應上下之人，都是蔣門神用賄賂。我們都接了他錢。廳上知府一力與他作主，定要結果武松性命；只有當案一個葉孔目不肯，因此不敢害他。這人忠直仗義，不肯要害平人；以此武松還不吃虧。今聽施兄的請託，牢中之事，盡是我自維持；如今便去寬他，今後不教他吃半點兒苦。你却快着人去，只囑葉孔目，要求他早斷出去，便可救得他性命。」施恩取一百兩銀子與康節級，康節級那裏肯受。再三推辭，方纔收了。

施恩相別出門來，逕回營裏，又尋一個和葉孔目知契的人，送一百兩銀子與他，只求早早緊急決斷。那葉孔目已知武松是個好漢，亦自有心周全他，已把那文案做得活着；只被這知府受

了張都監賄賂，囑他不要從輕；勸來武松竊取人財，又不得死罪；因此互相延挨，只要牢裏謀他性命；今來又得了這一百兩銀子，亦知是屈陷武松，却把這文案都改得輕了，盡出豁了武松，只待限滿決斷。

次日，施恩安排了許多酒饌，甚是齊備，來夾康節級引領直進大牢裏看觀武松，見面送飯。此時武松已自得康節級看覷，將這刑禁都放寬了。施恩又取三二十兩銀子，分送與衆小牢子。取酒食叫武松吃了。施恩附耳低言道：『這場官司，明是張都監替蔣門神報仇，陷害哥哥。你且放心，不要憂念。我已央人和葉孔目說通了，甚有周全你的好意。且待限滿判決你出來，却再理會。』此時武松得鬆寬了，已有越獄之心；聽得施恩說罷，却放了那片

心。

施恩在牢裏安慰了武松，歸到營中。過了兩日，施恩再備些酒食錢財，又央康節級引領入牢裏與武松說話；相見了，將酒食款待，又分送了些零碎銀子與衆人做酒錢；回歸家來，又央浼人上下去使用，催趲打點文書。過得數日，施恩再備了酒肉，做了幾件衣裳，再央康節級維持，帶着來到牢裏，請衆人吃酒，買來看覷武松；叫他更換了些衣服，吃了酒肉。出入情熟，一連數日，施恩來了大牢裏三次，却不隄防被張團練家心腹人見了，回去報知。

那張團練便去對張都監說了其事。張都監却再使人送金帛來與知府，就說明此事。那知府是個臧官，接受了賄賂，便差人常常下半裏來查看；但見閒人，便要拿問。施恩得知了，那裏敢再

去看觀武松却自得康節級和衆牢子自照管他。施恩自此早晚只去得康節級家裏討信，得知長短，都不在話下。

看看前後將及兩月。有這當案葉孔目一力主張，知府處早晚說就裏；那知府方纔知道張都監接受了蔣門神若干銀子，通同張團練，設計排陷武松；自心裏想道：『你倒賺了銀兩，教我與你害人！』因此心都懶了，不來管看。捱到六十日限滿，牢中取出武松，當廳開了枷。當案葉孔目讀了招狀，定擬下罪名，脊杖二十，刺配恩州牢裏；原盜贓物，給還本主。張都監只得着家人當官領了贓物。當廳把武松斷了二十脊杖，刺了一金印，一取一面七斤半鐵葉盤頭枷釘了，押一紙公文，差兩個健壯公人，防送武松，限了時日要起身。那兩個公人，領了牒文，押解了武松出孟州衙門。

便行。

武松忍着那口氣，帶了行枷，出得城來，兩個公人監在後面。約行得一里多路，只見官道傍邊酒店裏，鑽出施恩來，看着武松道：『小弟在此專等。』武松看施恩時，又包着頭，絡着手。武松問道：『我好幾時不看你，如何又做恁的模樣？』

施恩答道：『實不相瞞哥哥說：小弟自從牢裏三番省見之後，知府得知了，不時差人下來牢裏點查；那張都監又差人在牢門口左近兩邊巡看着；因此小弟不能夠出進大牢裏看望兄長，只到得康節級家裏討信。半月之前，小弟正在快活林中店裏，只見蔣門神那廝，又領着一夥軍漢到來廝打。小弟被他又痛打一頓，也要小弟央請人陪話，却被他仍復奪了店面，依舊交還了許

多家伙什物。小弟在家將息未起，今日聽得哥哥斷配恩州，特有兩件綿衣，送與哥哥路上穿着。煮得兩隻熟鵝在此，請哥哥吃了兩塊去。』施恩便邀兩個公人，請他入酒肆。那兩個公人那裏肯進酒店裏去，便發言發語道：『武松這廝，他是個賊漢！我們如何吃你的酒食，明日官府上須惹口舌。你若怕打，快走開去！』

施恩見不是話頭，便取十來兩銀子，送與這兩個公人。那廝兩個，那裏肯接，惱忿忿地，只要催促武松上路。施恩討兩碗酒，叫武松吃了，把一個包裹拴在武松腰裏，把這兩隻熟鵝掛在武松行枷上。施恩附耳低言道：『包裹裏有兩件綿衣，一帕子散碎銀子，路上好做盤纏；也有兩雙八搭麻鞋在裏面。——只是要路上仔細提防。這兩個賊男女不懷好意！』武松點頭道：『不須分付，

我已省得了。再着兩個來也不懼他！你自回去將息。且請放心，我自冇措置。』施恩拜辭了武松，哭着去了，不在話下。

武松和兩個公人上路，行不到數里之上，兩個公人悄悄地商議道：『不見那兩個來？』武松聽了，自暗暗地尋思，冷笑道：『那廝到來撩撥老爺！』武松右手却吃釘住在行枷上，左手却散着。武松就枷上取下那熟鵝來，只顧自吃，也不睬那兩個公人。又行了四五里路，再把這隻熟鵝取來，右手扯着，把左手撕來，只顧自吃。行不過五里路，把這兩隻熟鵝都吃盡了。

約算離城也有八九里多路，只見前面路邊，先有兩個人，提着朴刀，各跨口腰刀，先在那裏等候。見了公人，監押武松到來，便幫着做一路走。武松又見這兩個公人，與那兩個提朴刀的，擠眉

弄眼，打些暗號。武松早睃見，自瞧了八分尷尬，只安在肚裏，却且只做不見。



個公人答應道：「你又不眼瞎，須見橋牌額上寫道『飛雲浦』。」武松站住道：「我要淨手則個。」那兩個提朴刀的走近一步，

又走不數里多路，只見前面來到一處，是一個極大的魚浦，四面都是野港闊河。五個人行至浦邊一條闊板橋，一座牌樓，上有牌額寫着道：「飛雲浦」三字。武松見了，假意問道：「這裏地名，喚做甚麼去處？」兩

却被武松叫聲『下去！』一飛腳早踢中，翻筋斗踢下水去了。這一個急待轉身，武松右腳早起，撲通的也踢下水裏去。那兩個公人慌了，望橋下便走。武松喝一聲『那裏去！』把枷只一扭，折做兩半個，趕下橋來。

那兩個先自驚倒了一個。武松奔上前去，望那一個走的後心上只一拳打翻；就水邊撈起朴刀來，趕上去，搠上幾朴刀，死在地下；却轉身回來，把那個驚倒的，也搠幾刀。這兩個踢下水去的，纔掙得起，正待要走。武松追着又砍倒一個，趕入一步，劈頭揪住一個喝道：『你這廝實說，我便饒你性命！』那人道：『小人兩個是蔣門神徒弟。今被師父和張團練定計，使小人兩個來相幫防送公人，一處來害好漢。』武松道：『你師父蔣門神今在何處？』

那人道：『小人臨來時，和張團練都在張都監家裏後堂鴛鴦樓上吃酒，專等小人回報。』

武松道：『原來恁的，却饒你不得！』手起刀落，也把這人殺了；解下他腰刀來，揀好的帶了一把，將兩個屍首，都擡在浦裏；又怕那兩個不死，提起朴刀，每人身上又搠了幾刀，立在橋上看了。一回，思量道：『雖然殺了這四個賊男女，不殺得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如何出得這口恨氣！』提着朴刀，躊躇了半晌，一個念頭，竟奔回孟州城裏來。

進得城中，早是黃昏時候。武松逕去張都監後花園牆外，却是一個馬院。武松就在馬院邊伏着，聽得那後槽却在衙裏，未曾出來。正看之間，只見呀地角門開，後槽提着個燈籠出來，裏面

便關了角門。武松却躲在黑影裏，聽那更鼓時，早打一更四點，那後槽上了草料，掛起燈籠，鋪開被臥，脫下衣裳，上牀便睡。武松却來門邊挨那門響。後槽喝道：『老爺方纔睡，你要偷我衣裳，也早些哩！』武松把朴刀倚在門邊，却掣出腰刀在手裏，又呀呀地推門。那後槽那裏忍得住，便從牀上赤條條地跳將出來，拿了攪草棍，拔了攪，却待開門，被武松就勢推開去，搶入來，把這後槽劈頭揪住。却待要叫，燈影下，見明晃晃地一把刀在手裏，先自驚得八分軟了，口裏只叫得一聲『饒命！』

武松道：『你認得我麼？』後槽聽得聲音，方纔知是武松，便叫道：『哥哥，不干我事，你饒了我罷！』武松道：『你只實說！張都監如今在那裏？』後槽道：『今日和張團練、蔣門神，他三個吃了

一日酒。如今兀自在鴛鴦樓上吃哩。」武松道：「這話是實麼？」後槽道：「小入說謊，就害疔瘡！」武松道：「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一刀，把這後槽殺了。一脚踢開屍首，把刀插入鞘裏。就燈影下，去腰裏解下施恩送來的綿衣，將出來，脫了身上舊衣裳，把那兩件新衣穿了；拴縛得緊，把腰刀和鞘跨在腰裏，却將一扇門立在牆邊，先去吹滅了燈火，却閃將出來，拿了朴刀，從門上一步步爬上牆來。

此時却有些月光明亮。武松從牆頭上一跳，却跳在牆裏，便先來開了角門，撥過了門扇，復翻身入來，虛掩上角門。趁着那窗外月光，一步步挨入堂裏來。武松原在衙裏出入的人，已都認得路徑，逡巡到鴛鴦樓扶梯邊來，捏腳捏手，摸上樓來。此時親隨的

人，都服事得厭煩，遠遠地躲去了。只聽得那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個說話。武松在樓梯口聽，只聽得蔣門神口裏稱讚不了，口說『虧了相公與小人報了冤讎，再當重重的報答恩相！』這張都監道：『不是看我兄弟張團練面上，誰肯幹這等的事！你雖費用了些錢財，却也安排得那廝好！這早晚多是在那裏下手。那廝敢是死了。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道：『這四個對付他一個，有甚麼不了？——再有幾個性命，也沒了！』蔣門神道：『小人也分付徒弟來，只教就那裏下手，結果了，快來回報。』

武松聽了，心頭那把無明業火，高三千丈，沖破了青天；右手持刀，左手叉開五指，搶入樓中；只見三五枝燈燭熒煌，一兩處月

光射入，樓上甚是明朗；面前酒器皆不曾收。蔣門神坐在交椅上，見是武松，吃了一驚，把這心肝五臟都提在九霄雲外。說時遲，那時快，蔣門神急要掙扎時，武松早落一刀，劈臉剝着，和那交椅都砍翻了。武松便轉身回過刀來，那張都監方纔伸得腳動，被武松當頭一刀，齊耳根連脖子砍着，撲地倒在樓板上。兩個都在掙命。這張團練終是武官出身，雖然酒醉，還有些氣力，見剝翻了兩個，料道走不迭，便提起一把交椅輪將來。武松早接個住，就勢只一推；休說張團練酒後，便清醒白醒時，也近不得武松神刀，撲地望後便倒了。武松趕入去，一刀先割下頭來。蔣門神有力，掙得起來。武松左腳早起，翻筋斗踢一脚，按住也割了頭；轉身來，把張都監也割了頭。見桌子上有酒有肉，武松拿起酒鍾子一飲而盡。

連吃了三四鍾，便去死屍身上割下一片衣襟來，蘸着血，在白粉

牆上，大寫下八字道：「殺人者，打

虎武松也！」

這時又有兩個人上樓來，武

松却閃在樓梯邊；看時，却是兩個

自家親隨人。——便是前日拿捉

武松的。武松在黑處讓他過去，却

攔住去路。兩個人進樓中，見三個

屍首橫在血泊裏，驚得面面廝覷，做聲不得；正如「分開八斤頂

陽骨，傾下半桶冰雪水。」急待回身，武松隨在背後，手起刀落，早

剝翻了一個。那一個便跪下討饒。武松道：「却饒你不得！」揪住



也是一刀。殺得血濺畫樓，屍橫燈影！

武松道：『走了罷！』撇了刀鞘，提了朴刀，出到角門外，從馬院裏，出了門，拽開脚步，倒提了朴刀走。到城邊，尋思道：『若候開門，須便拿了，不如連夜越城走。』便從城邊踏上城來。

這孟州城是個小去處，那土城並不甚高。就女牆邊望下，先把朴刀虛按一按，刀尖在上，棒梢向下，託地只一跳，把棒一拄，立在濠塹邊。月明之下，看水時，只有一二尺深。此時正是十月半天氣，各處水泉皆涸。武松就濠塹邊脫了鞋襪，解下腿絛護膝，抓扎起衣服，從這城濠裏走過對岸，却想起施恩送來的包裹裏有雙八搭麻鞋，取出來穿在腳上；聽城裏更點時，已打四更三點。武松道：『這口氣，今日方纔出得暢快！』提了朴刀，投東小路便走。

黎錦暉編
朱鳳竹繪

兒童訓育叢書

(折七) 元一價定冊十

本書所敘述古今各名人之事蹟，於無形之中可以引導兒童明辨古今名人之思想，或其習俗雖不同，而品性與德行的標準終如一貫。並且因史料是過去的事實，可以堅兒童的信仰；又可與校課國語歷史等科之教材映證，極易引起聯想，增加兒童景仰之情。本書係黎錦暉先生編述，內容豐富，文字淺顯，由朱鳳竹先生繪圖，畫筆精純，不蔓不支，雅俗均能共賞，極合兒童心理。兒童讀此，可增兒童個人道德修養。

全書十種

零購亦可

郭亮哭市殮師

二冊定價二角 (七折)

司馬光破缸救孩

一冊定價一角 (七折)

曹冲用船秤象

一冊定價一角 (七折)

孫叔敖重義埋蛇

一冊定價一角 (七折)

彭修拔刀衛父

一冊定價一角 (七折)

年羹堯燒契援貧

一冊定價一角 (七折)

奚岡勵節拒畫

一冊定價一角 (七折)

閔子騫蘆衣全孝

二冊定價二角 (七折)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售代有均局書大各埠各省各



2.61
9.3
63

